



两个人的 上海

ZHOUYIFEI
WORKS

SHANGHAI

蚁族小夫妻的真实奋斗故事

周艺飞 ● | DR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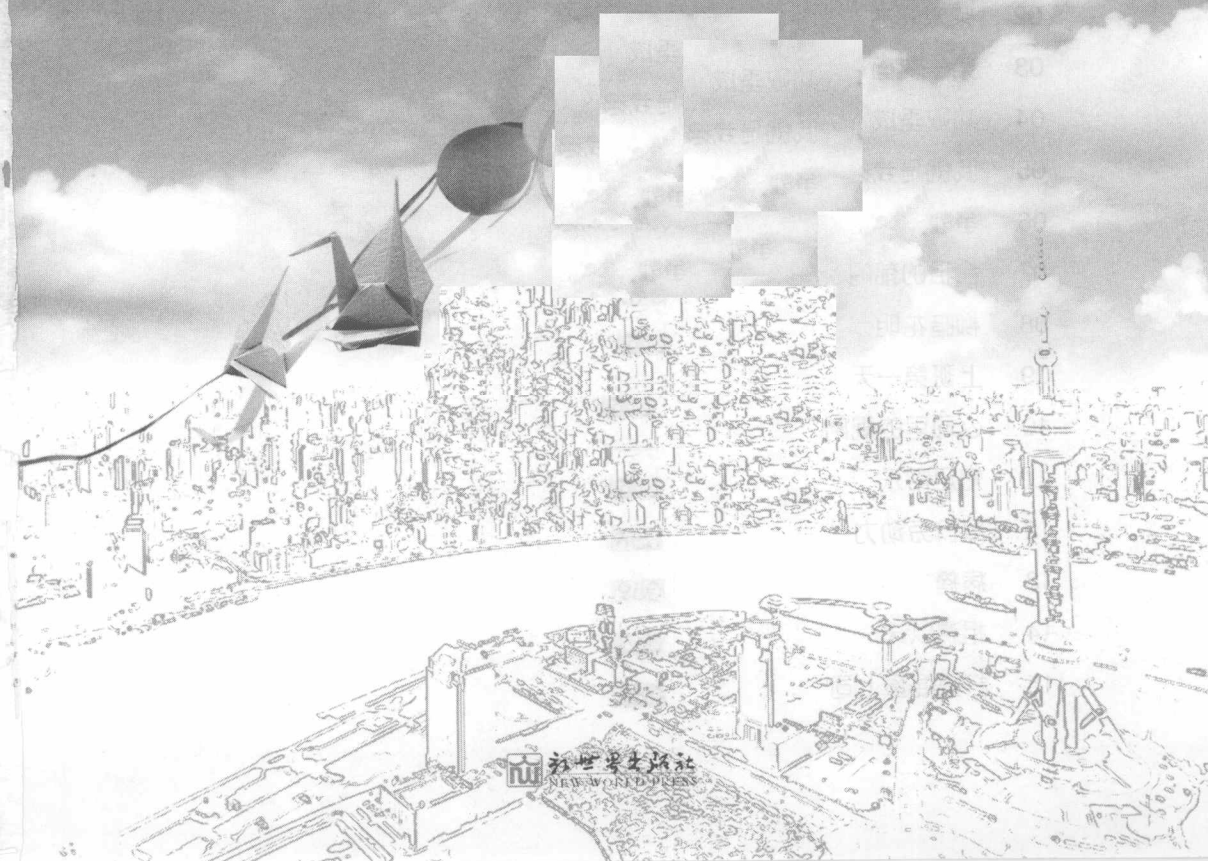


两个人的上海

ZHOUYIFEI
WORKS
SHANGHAI

蚁族小夫妻的真实奋斗故事

周艺飞 著 | DREAM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人的上海 / 周艺飞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104-0815-1

I. ①两…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5265号

两个人的上海

作 者: 周艺飞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白咏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张: 13.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815-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contents

引子	001
01 初到上海	002
02 柴米油盐	003
03 第一次面试	004
04 功败垂成	005
05 我就是我自己的背景	006
06 争吵	007
07 合租的郁闷	008
08 柳暗花明	009
09 上班第一天	010
10 公司里的规则	011
11 知足常乐	012
12 廉价劳动力	013
13 病痛	014
14 相濡以沫	015
15 打败混蛋上司	016

16	维权	■■■■
17	医生猛于虎	■■■■
18	宜婚宜育	■■■■
19	回家的意义	■■■■
20	为什么要结婚	■■■■
21	租房风波	■■■■
22	爱情的考验	■■■■
23	逃避的时候也需要反思	■■■■
24	北京之行	■■■■
25	我们的纪念日	■■■■
26	结婚其实不简单	■■■■
27	凤凰女的无奈	■■■■
28	都是父母心	■■■■
29	草木皆兵、越挫越勇	■■■■
30	锋芒初露	■■■■
31	明天我要嫁给你	■■■■
32	爱的诱拐者	■■■■

两个人的上海

33	职场攻略	1130
34	结婚容易安家难	1155
3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161
36	动真格的	1165
37	尚方宝剑	1170
38	冷战	1172
39	爷爷去世了	1176
40	不等失去、珍惜今生	1181
41	道具采购	1184
42	诱惑	1187
43	受命	1190
44	招聘与升职	1194
45	想要一个真正的家	1197
46	看房	2001
47	雪中送炭	2006
48	结局也是新的开始	2008

文嘉已经记不清楚，这是她来上海以后的第几次面试了。

敲响门铃的时候，她的心情和以往每一次面试都是一样的——希望里夹杂着几分忐忑不安。这是一家名叫“洛神礼品”的小公司，坐落在锦江乐园后面一个居民小区内，所在楼层是十九层。等待开门的时候，文嘉注意到门上挂了一个很独特的风铃，一个一个紫砂壶串成的铃铛，非常别致。

一个年轻男子来开的门，白净微胖，很清爽的样子。他自称姓宋，看了文嘉一眼，点了点头。文嘉跟着宋先生走进客厅的时候，扫了一眼整个办公室，面积不大，看起来是三室一厅的居民房改装的。客厅里坐着一个文员模样的女孩子，里间还坐着一个男人。宋先生指了指那个男人，向文嘉介绍说那是管业务的李经理。文嘉惴惴地打量了李经理一眼，此人剃着光头，又黑又瘦，看起来有点阴沉。文嘉的心不觉怦怦乱跳起来。

落座后宋先生就问：“文小姐带简历过来了吗？”文嘉一愣，想起出门匆忙，忘记带简历了，心里暗恨自己粗心，朝宋先生抱歉地摇了摇头。

宋先生微笑着说：“没关系，那么文小姐你就填一下我们这里的简历样本，不过你需要交纳十元的工本费。”

文嘉来不及多想，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掏出十元钱来。宋先生示意她交给文

员，然后让文员给她一张表格。表格的内容很简单，文嘉很快填好了。宋先生收下后，客气地请她到里面的办公室。

宋先生先向文嘉介绍了公司的情况，这是一家专门进行礼品销售的公司，经营正宗的宜兴高档紫砂壶。然后又告诉文嘉应聘的这个职位是市场助理，处理一些案头工作，薪水是三千元起，视个人业绩发奖金，上不封顶。并且公司有车餐补贴，需要的话还可以提供宿舍，两人一间。

文嘉听得心花怒放，这家公司，不管是薪水还是福利，看起来都不错，而且好像门槛不是很高的样子。这样一来，她顿时感觉起初来时不安的心情已经消失无踪了。

宋先生话题一转，说：“……我们对新进来的员工都会有系统的培训。”文嘉点点头，心想还挺规范的，这也是一个学习机会啊。

“我们对员工的培训，除了一些文本资料外，还有实物观摩，这样更有效果嘛。”

文嘉连连点头称是。宋先生转身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一套紫砂壶。他接着说：“这个就是公司提供给你的样品，待会儿你到文员小姐那里拿文本资料回去学习，一周后考试……不过呢，公司的样品只此一套，为了防止你保管不周导致损坏，所以你需要支付三百元押金。你放心，这个钱你通过考试后是会退给你的。”

文嘉听了这话，心里便有点犹豫。三百元对于现在的她来说不是小数目，于是她谨慎地问：“我……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的，没有问题。”宋先生爽快地说。

就在这时，外面的文员敲门进来，把一张纸放在桌子上，说：“宋经理，这个是上周通过考试的人员名单。”

文嘉偷瞄了一下，上面至少有二三十个人。宋先生说：“好的，你先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取押金，不过暂时先不要决定录用的人选。我看这位文小姐挺优秀的，我希望能给她一个机会。”

文嘉冲他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大脑却在高速运转：要收钱的，会不会是骗子呢？可是看眼前这个宋先生文质彬彬的，不大像……而且这么大一个办公室，还有门上的紫砂壶风铃的细节，如果是骗子的话，应该不至于这么周密吧？

文嘉太需要一份工作了，所以潜意识里，她宁可相信自己运气好，碰到了一家福利和待遇都很好的公司，不过她还是留了个心眼：“请问，如果我交了钱的话，有没有相关协议呢？”

“有的。”宋先生立刻回答，“我们会跟你签订正规协议并且加盖公章，这一点你放心。”

在文嘉的概念里，协议加公章就具有了法律效应，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这时候又有敲门声，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进来说：“你好，我是来拿押金的。”

宋先生示意文嘉稍等，然后起身打开抽屉拿出三百块钱给了那个女孩，女孩道谢着离去。这个时候，文嘉彻底放心了，她果断地从包里掏出现钱，签了协议，领了紫砂壶和文本资料就告辞了。

紫砂壶还挺沉，文嘉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忍不住停下来休息。小区的门岗是一个中年大叔，他看看文嘉，又看看她手上的礼盒，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文嘉一开始没有在意，直到大叔踱到跟前来，才向他投以疑问的目光。

“小姑娘，你是不是刚从1902下来？”大叔问道。

“是啊。”文嘉纳闷地点点头。

“来面试的？”

“嗯。”

大叔摇摇头，叹了口气。文嘉一头雾水，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问：“师傅，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大叔四处看了看，然后一把将文嘉拉进门岗室：“小姑娘，依被人骗了，这个公司一直都打着招聘的名头骗你们这些学生，他们是不是收你钞票啦？”文嘉点点头。

“依这个钞票，算是丢到水里去咯。”

“可是，他说这个钱还会退还的。”文嘉半信半疑地说。

“退什么退，没得退的，钱给了他还能拿得回来？他是不是说考试通过了就能退啊？依想想，他会让你通过吗？帮帮忙，不可能的嘛！”

这个时候，文嘉渐渐也醒过神来了，对啊，怎么没有意识到还有这个前提

呢，出试卷的是他们，评分的也是他们，要让她不通过，太容易了。

“可……可是，我刚才还看到他们给一个女孩子退钱呢。”文嘉不死心地说。

“那个是托儿，托儿依晓得不？”

文嘉脑中轰然一响，终于明白过来。这个大叔说的应该是真话，她好像真的被骗了，三百块钱就这样一去不回了。再细细从头回想，发现这个骗局其实漏洞百出：哪里有招聘企业上来就要交钱填简历的；一个办公室总共才三个人，说到要交钱，文员就进来了，也太巧了；最后来退钱的那个女孩子最可疑，明明刚刚才拿到要退钱的名单，还没有通知，那女孩子就来了……

大叔还在旁边絮絮叨叨：“这套壶啊，在路边摊买买也就二三十块钱。唉，小姑娘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没看到你，否则我还能提醒你。下次长点记性吧。”

文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门岗室的，她的脑子里像塞满了糨糊一样，傻傻地沿着马路往前走，欲哭无泪。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她想着要给男朋友东阳打个电话，掏出手机来却发现已经关机了，她尝试着开机，看残余的一点电量够不够发条短信，没想到开机后有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进来：我是李经理，你被骗了，你上来，我帮你。

短信刚看完，手机又自动关机了。文嘉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李经理应该是刚才那个公司的，她心里又重新燃起一点希望，飞快地跑了回去。

再次回到1902房的时候，宋先生和那个女文员都不在了，光头李经理给她开门的时候显得有点意外：“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手机没电关机了，刚才开机看到你的短信息，这不，刚看完又关机了。”文嘉解释道。

“哦，是这样。”李经理的眼神似乎亮了一下，然后招呼道，“进来吧，我们到里间说话，外面怪冷的。”

文嘉依言进去，李经理顺手带上了门，然后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坐下。他并不提刚才短信的内容，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文嘉闲扯聊天，问了老家是哪里的，家里人都做什么，来上海多久了，有没有亲戚朋友……文嘉一一老实地作答，看他兜兜转转半天，都没有说到正题上，她有点着急：“那个，李经

理，刚才你短信里说……”

“你看你，都这个时候了，还叫什么经理，叫李哥。”对面的男人突然探过身来，一把抓住文嘉的手，“我嘛，是真心想帮你的。”

文嘉的心猛地一跳，脸瞬间就红了，随后一股寒意顺着脊柱直冲脑门。手被眼前的男人紧紧捏住，滑腻腻的，她心中惊恐已极，慌乱地挣扎着：“李……哥，不早了，我想我该回去了。”

“着什么急啊，跟李哥好好说会儿话。”光头淫笑着绕过桌子，一把搂住文嘉，“乖乖的，我不会亏待你的。”

到这个时候，文嘉终于彻底明白，自己上当了，而且处境极其不妙。她虽然心里害怕得要命，但也知道绝不能让眼前这个流氓得逞。她一边奋力挣扎，一边去掏手机，可是摸到手机的时候才想起来手机关机了。自己刚才居然还傻乎乎地告诉了对方，这更让这流氓有恃无恐了。

求助无门、逃跑无路，文嘉此时心底里恐惧、绝望、后悔、无助……百味杂陈，悄然间，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文嘉脑子里所剩的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光头得逞，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着。

光头的双手像一只铁钳，让文嘉用尽力气也无力挣脱。光头越发得意，腾出一只手来，向文嘉的胸口摸去。文嘉情急之下，刚想大呼“救命”，却被光头的手顺势捂上了嘴巴。随即光头一用力，将文嘉推倒在办公桌上。

“唔……唔……”文嘉的嘴被捂住，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双手又动弹不得，她只能用力张开嘴，寄希望予仅剩的“武器”——牙齿。然而光头的手捂得紧紧的，甚至让文嘉感觉有些窒息。她全身颤抖，鼻息开始变得急促，泪水早已流了满面。然而光头见她这副样子，却笑得更淫邪了：“小姑娘性子还挺烈，别闹了，乖乖听话……”

就在这文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咚咚咚……”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光头似乎也没料到这个时候会有人，不免愣了一愣。也就是这一愣的工夫，文嘉奋起全身的力气，从桌面直起身来。这瞬间迸发的力道竟然将那光头顶了一个趔趄，而文嘉终于挣脱魔掌。

“啊……”她尖叫着冲出了房间，打开了大门。

大门口站着的，是那个门岗大叔。他冲着门里大声喊道：“1902吗？挂号信！”说话的同时，用眼神示意文嘉快跑，文嘉“呜呜”地哭着，头也不回地冲到楼梯口直跑下去。

十九楼，文嘉一口气跑了下来，跑到底楼差点要虚脱，但她不敢停留，直冲到门岗去，才觉得安全了些，这个时候她全身都在发抖，两条腿软得几乎站立不住，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门岗大叔才回来，看到文嘉吃了一惊：“小姑娘你怎么还在啊，快点走快点走。要死了，我今天又管闲事了，回去老婆又要骂我了。你快走吧，那帮人不晓得什么来路，你再在这里要给我找麻烦的。”

文嘉抹了把眼泪，深深地给大叔鞠了个躬，默默地离开了。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路灯次第点亮起来。夜晚的寒风渐起，风里还夹着雨丝，吹到脸上生冷。马路上人来车往，下班的人们匆匆地往家赶，文嘉抬头可以看到不远处锦江乐园高大的摩天轮上那华丽的灯光，刚来上海的那天在地铁上也曾看到过的。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了当时新鲜憧憬的心情，她有点想家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在干什么呢？在吃晚饭了吧？家里小小的厨房里，此时一定香气四溢。在这样清冷的天气里，妈妈总会烧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蛋汤，也许还有文嘉爱吃的毛豆芋艿，爸爸也许会喝点小酒……饭菜蒸腾的热气会驱走所有寒气。

晚上地铁一号线上的人不多，文嘉扶着栏杆站着，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一般无声地掉下来。两边的座位上，有人在看报纸，有人在聊天，大多数人在发呆，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默默哭泣的女孩子，但是没有人上来安慰。都市里的陌生人，大家都习惯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文嘉不需要安慰，她只需要一个人痛哭一场，内心里除了屈辱，还有悔恨，为什么那么傻，明明是漏洞百出的骗局，却还是上了当？又为什么那么轻信别人，在天黑之后独自上楼？她刚离开校园一年，虽然也有听人描述过社会的种种险恶，但是他一直觉得那些离她的世界很远，她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是好人多，坏人都被夸大了、妖魔化了，仅存在于影视作品中。

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热心人上来安慰几句，文嘉也会满怀戒备。此

时的她如惊弓之鸟，想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再也不出来。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回到住处，文嘉丢下包，没有开灯，一个人在黑暗中呆坐着，无边的黑暗给了她些许安全感。男朋友东阳照例在加班，不到十点以后是不会回来的。文嘉只觉得又累又饿，不知不觉就歪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她被摇醒的时候只觉得眼前灯光亮得晃眼，好不容易睁开眼睛辨认了半天，才看到眼前东阳那张焦急的脸：“你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沙发上睡着了？你眼睛怎么了？哭了？”

文嘉被他一连串的发问砸得头昏脑涨，头痛得像要裂开。她揉了揉眼睛，满手泪水，终于慢慢想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泪眼蒙眬地看看东阳，突然一头扎进男朋友怀里，哇地大哭起来。

在地铁上，文嘉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东阳，怕他担心，想让这事从此烂在心里，她甚至还在心里重新编造了今天的经历。可是她睁眼看到东阳的那一刻，所有的恐惧和委屈都涌了上来，她抓住东阳，感觉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依靠，她如同一个伤心的孩子找到了值得信赖的大人。

东阳一直抱着文嘉，轻轻拍着她的背，等她哭够了，慢慢平静下来，抽抽搭搭地说完今天的事情，然后摸摸她的头说：“不怕了，没事就好，不幸中的万幸。”然后问：“你报警了吗？”

“没有。”文嘉摇摇头，“咱不报警了吧，不知道警察会不会管，反正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也好吧。”东阳想了想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提高警惕就好了。这次就当是破财消灾，人没有事就好。”

东阳的沉稳性格，总是会让他人在关键时候表现出超出实际年龄的成熟；东阳的从容，总是会给文嘉安心的力量。这时她突然也觉得自己还没有倒霉到家，如果不是那个门岗大叔，今天自己不知道会怎么样。也许会被强暴，甚至会被杀人灭口也说不定，她闭一闭眼睛，那噩梦般的经历，让她还是下意识地后怕。

得知文嘉还没有吃饭，东阳下厨去煮了一包方便面，里面放了几根青菜，还放了个蛋。面端上来，那浓郁的香气不管是对文嘉的胃，还是对她的心都是很好的抚慰。东阳看着她吃完，又打了热水让她洗漱后躺下，自己就调暗了

灯，在床头坐着陪她，被窝里非常温暖，有东阳在身边陪着，文嘉紊乱的心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文嘉屈指算算，从来上海到今天为止，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自己所操的心、经历的打击，几乎比过去的二十三年加起来还要多。在这一个多月里所经历的一切，在脑海中纷至沓来……

春运时期的上海火车站，人潮如织，正是外来务工人员返沪的高峰期，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人带着大包小包从出站口涌出。暮色下的火车站南广场灯火通明，放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脑袋。

有着古铜色肌肤的农民工总是比较显眼，他们多数是三五成群的，带着偌大的红蓝条纹的蛇皮口袋，背着行李铺盖甚至锅碗瓢盆，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挪动着。有人出了站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茫然地回头张望，用家乡话大声地招呼自己的同乡，有人累了，就找个角落歇下，倚着行李，或坐或躺；返校的学生们背着书包，拎着临行前爸妈硬给塞上的家乡特产，匆匆地出了站台，直奔公交、地铁站台；白领一族拉着旅行箱，挟着精致的公文包，埋头疾走；还有许许多多看不出身份、认不出职业的人，面目模糊地汇聚成庞大的人流，一夜之间，他们便如水滴入海，汇入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从沈阳开往上海的火车开了整整一天一夜，从车上下来时，南方特有的湿润空气夹着些许早春的寒意扑面而来。文嘉张开鼻翼深吸着这熟悉的空气，感觉神清气爽。

许东阳拉着巨大的旅行箱走在前面。那箱子里满满的都是他妈妈给他们带的东西，东阳爱吃的黏豆包，文嘉爱吃的大榛子，还有过年期间买的一堆新衣

服，另有林林总总各类生活用品，但凡他们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全部给拾掇了塞到箱子里，包括一瓶文嘉很喜欢的洗手液。

老太太对未来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满怀担心和伤感，她无法想象两个什么都不会的孩子就这么义无反顾、赤手空拳地把自己丢到了上海那样的城市里。在老人的想象中，那是个冷酷、势利并且充满了危险的地方，那里有排外的当地人，有来自全国各地背景不详的外地人，还有昂贵的物价、潮湿的天气、甜腻的食物和数不清的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而儿子和准儿媳这两个孩子都那么单纯，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也没有社会经验，上海那个遥远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洪水猛兽。可是两个孩子决心坚定，虽然她觉得在东北老家这个工业城市考个公务员或者去那个养活了大半个城市的国有钢厂工作更加稳妥可靠，但是还是拦不住孩子们，只能拼命地往那旅行箱里装各种东西，带着一颗母亲的心尽量帮他们在起跑线上打气。即便是那样，送到火车站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泪眼婆娑，千叮咛万嘱咐，在孩子们走进检票口的那一刻仍有冲动想冲上去把他们留下来，绑在自己身边。

东阳告诉母亲，文嘉的工作年前已经落实好了，离他的公司不远。房子也已经租好了，家具设备都齐全，房东是个厚道人，可老太太依然不放心。如果她知道文嘉的工作其实还寄托在招聘广告和人才市场上，真不知道要担心成什么样子。

东阳在人群相对不那么拥挤的地方停下来等文嘉，空出一只手来搂着文嘉吩咐道：“把外套扣儿扣上，外面还冷呢，你刚从车里出来，这一冷一热的感冒了可咋整？”他刚从东北回来，口音一时还没有改过来，文嘉就故意拖长了声音应道：“必须滴！”东阳捏捏她鼻子，然后又用力把她搂向自己，说：“那……新生活开始啦。”文嘉依偎着他会心一笑，两个人就随着出站的人流走向出口。

白天的地铁一号线可算是上海最拥挤的轨道交通之一，在站台上只看到车厢里黑压压的人，很多人被挤得贴在车门上。车门打开，看上去愣是没有一点空间了，文嘉还在发呆，东阳已经挤上车去，伸手把她也拉了上来，连同那个大箱子，全部成功地压缩进了车内。文嘉叹为观止，刚想感慨一下，从车门

方向传来一股巨大的推力，推得她又向后挤了一点，刚才在站台上排在她后面的那五六个人居然也挤了进来，车门在“滴滴”的警报音中关上，车继续向前开去。文嘉被直直地压在人群中，连腰都弯不了，周围也没有抓手的地方，只好随着车厢的颠簸东倒西歪。只是人群密度太大，车厢里的人像排列紧密的金针菇，摇摇晃晃却也倒不了。东阳见状伸过来一只胳膊让她抓住，文嘉这才感觉踏实了许多。

到人民广场站的时候，下客不少，车厢里稍微宽敞了些。文嘉舒口气，刚想伸展一下胳膊，却见紧接着更多的人涌了进来，有人被挤到他们的行李箱上，投来责难的目光。文嘉脸上一阵发热，赶紧把原本已经紧贴自己的箱子又往身边拽了拽。车门尖叫着关上，却又哗啦一声打开来，如此几次都没有关上。文嘉踮起脚来张望，只见站台上一个工作人员小跑过来，在门口的那个乘客背上用力推了一把，车门终于关上了。

广播里一个毫无感情的女声在说：“欢迎乘坐轨道交通一号线，本次列车终点站莘庄，下一站黄陂南路……”文嘉才想起来问，“我们到哪一站啊？”

东阳回答：“终点。”看了看她，柔声问，“怎么，累了么？”

文嘉摇头：“不累。”

“地铁很快的，再有半小时钟就到了。”东阳安慰道。

过了二十几分钟，车厢里的人渐渐少了，东阳给文嘉找了个座位。又过了几站，地铁从地下钻出地面来，文嘉趴在窗口往外看，从窗口掠过的是车水马龙的高架桥，各种户外广告牌和亮着无数窗口的居民楼。到后来，一个摩天轮由远而近地出现在视野中，上面缀着的彩灯在夜幕天空下勾勒出绚丽的轮廓。文嘉突然想起一句话：仰望摩天轮就是仰望幸福。她不知道摩天轮和幸福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一刻她看着那静默的高大建筑，心里确实有一种别样的情感，些许期待，也有些许忧伤。

下了地铁，已经快八点了。在地铁莘庄站北广场又转乘了一辆公交车，十几分钟后下车步行，走了十来分钟还没到东阳住的地方，这时候文嘉已经饥肠辘辘。在火车上因为不断地吃零食，没怎么吃正餐，到这会儿没吃晚饭自然是饿了。肚子一饿，情绪便有点烦躁，她拖着东阳不停地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东阳只说快了快了。两人路过一个小饭店，有外卖糕点的，东阳买了两个